

这里实践的除了有机农业, 还有城里人和乡下人融合的完美社区——

太阳公社, 理想在生长

本报记者 邓国芳 通讯员 罗英

食材●养出理想的猪

有机农业曲高和寡, 陈卫却勇往直前。起初, 他只想养中国最安全的猪。在崇尚清淡饮食的今天, 他依然不掩饰对猪肉的热爱: “想想看, 小时候吃到的猪肉的味道。” 在他的逻辑里, 不是现在的人不爱吃猪肉了, 而是现在的猪肉变得不足以让人喜欢。

养猪多么平凡无奇, 但陈卫和伙伴却花了一年时间, 跑遍邻近杭城的县乡, 找到如今养猪的地方——临安太阳镇双庙村, 一个名为朱伊坞的低缓狭长山谷, 隶属西天目山的余脉。这缘于他对养猪场设定的苛刻条件。

离杭不远, 海拔不高, 相对封闭, 如大树开枝散叶, 满是延伸的小山谷, 和许多不高不矮的小山头, 当然, 更重要的, 是有群勤劳淳朴的农民。这种地理形态, 在浙北一带, 被农民普遍称为“坞”, 多得不计其数。

地理可鉴, 人心难辨。去年秋, 陈卫悄悄驾车前来。遇到农户家就停下, 进去看看主人的态度。作为突然闯入的陌生人, 他得到的回应, 几乎都是笑容, 和随即递来的热茶水。他点点头, 说自己终于找到了。

时隔一年, 走进朱伊坞的我们, 看到了眼前的这番景象:

30多辆私家车和1辆大巴车有序地停在路边, 130多人的参观队伍, 跟着身材高大的陈卫, 浩浩荡荡地走向小山谷。一点好奇, 一点怀疑, 他们来看, 这里的村民如何不用化肥农药, 用失传许久的自然农法, 养出安全的鸡和猪, 种出安全的菜与谷。

52岁的杨根强, 守在猪棚前已久。尽管不善言语, 但他还是努力地告诉前来参观的城里客: “这个猪舍, 是老外设计的, 听说还到威尼斯、北京参展了”、“我们的猪天天游泳”、“我是猪棚的主人, 我保证, 我养的猪, 只吃公社自种的番薯和玉米。”他打开园门, 大方地邀请大家进棚参观。

在鸡舍、羊圈、菜园和稻田, 迎接城里客的, 都是一张张真诚的笑脸, 年龄都在45岁以上, 年纪最大的, 已到古稀之年, 但依然神采奕奕。相同的是, 他们都穿着一件蓝色T恤, 左侧腰上, 印着七星瓢虫的图案, 被亲切地称为“永续农业实践者”。

昆虫●培出理想的土

七星瓢虫, 是陈卫酷爱的一种昆虫, 也是2013年的朱伊坞, 难以寻觅的物种。

显然, 他把对种出有机食材的渴望, 寄托在了小小的七星瓢虫身上。太阳公社的logo, 就是经过艺术渲染的七星瓢虫图案。山谷里的石头, 公社驻地的墙壁, 随处可见这个鲜明的标记。图案的红与黑, 别于大地山谷的色彩, 却分明传递着某种信息。

种出有机食材, 前提是必须让土地脱离化学农药, 修养生息三年。

被公社的理念所吸引, 浙江农林大学的陈浩、谢洪云, 刚毕业就来到了这里。不理繁华, 扎根乡村, 是因为他俩坚信, 唯有青年下乡返乡, 才有可能改变目前扭曲的种植观念, 重建自然界生物链, 恢复乡村生态环境。

谢洪云说, 稻田里, 就应该能摸到泥鳅、黄鳝; 菜地里, 要挖得到蚯蚓、地老虎。

10月12日起, 陆鸿翔承包种植的21.8亩“南粳5055”水稻, 开始陆续收割。整整五个月, 没打农药, 没施化肥, 只是请邻居帮忙拔了几次草, 多施了几包有机肥, 但他却收获了600斤以上的亩产。当他把喜讯分享给邻镇的亲戚时, 却换来一阵大笑。他回应说: “不信? 明年我还会种, 你们随时来看!”

负责蔬菜和稻米生产管理的陈浩, 深知其中的艰难。

就在陆鸿翔等4位社员80亩水稻喜获丰收的同时, 还有6名水稻生产社员种植的150亩“南粳46”, 却因为今年盛夏空前的稻瘟病, 几乎颗粒无收。“有机农业种植, 要有试错的心理准备, 很显然, 在这片土地上, ‘南粳5055’的抗病性更强。”陈浩说。

蔬菜生产社员之一的陆树富, 是公社里最勤劳的社员。他的大棚蔬菜, 总是长势最好的。陈浩很佩服这位60岁的农民老大哥。叶菜地里, 若不施药, 会长满地老虎。地老虎属夜蛾科, 幼虫爱藏在泥土里, 偷爬出来吃菜叶。

不能打药, 陆树富就用最笨却最有效的办法——手抓。每天清晨, 天蒙蒙亮, 他就来到大棚菜地里, 弯着腰, 低着头, 检查每畦菜地, 把地老虎一个个抓出来。这让他想起40年前, 父母带着他一起种菜捉虫的时光。

陈浩说, 这片土地至少与农药化肥相处了40年, 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重建, 需要时间, 更需要投资者和生产者共同的信念与坚持。



这个秋天, 距杭城80公里外的一个平凡山谷, 生长着很多人的不凡理想:

农民陆鸿翔, 正值壮年却已头发花白。坐在金灿灿的水稻田边, 他收获着为农一生的独特: 20亩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稻米, 亩产都在600斤以上。他说, 他要种出中国最安全的稻米。他是太阳公社的生产社员。

市民钱梅丽, 在繁华的杭城经营着一家家具设计公司。她是事业有成的年轻女强人, 也是一个7岁孩子的母亲。她想为孩子觅得安全鲜美的食材, 也想找到能听得蛙声蝉鸣的“后花园”。她是太阳公社的消费社员。

牵起乡下人陆鸿翔和城里人钱梅丽的, 是有机农业实践者——陈卫。去年秋天, 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在临安太阳镇双庙村创办了太阳公社。起初, 公社只是想要饲养中国最安全的猪, 逐渐地, 这里变成了一块独特的试验田, 或关乎城乡鸿沟的弥合、三农问题的破解。



公社集市, 来者都可购买, 无人收银。



生产社员们朴素、自信的笑脸。



杨根强让猪奔跑、游泳、听音乐。



老的木楼梯改成户外茶桌。



陆树富精心照料着自己的蔬菜大棚。



春季, 社员们帮衬着收割大麦。



这个与乡村自然共融共生的猪舍, 是陈浩和村民的共同杰作。 本版摄影: 邓国芳 陈浩如 邓芳

农耕●打造理想的村

也许, 正在重建的, 远不止这里的生态环境。

短短一年间, 陈卫和伙伴们数度修改蓝图。从单纯想养猪发展到今天, 带着村民既养猪又养鸡、养鸭、养羊, 还种稻、种菜、种果树……更在计划外的, 是他们成立了太阳公社。

太阳镇, 临安的偏远山镇, 没有当地特有的土产山核桃。双庙村, 仅有140户人家的小村, 走在村中, 遇见的, 多是老人和小孩的面孔。50岁以下的壮劳力, 几乎都在镇上或临安城内务工经商。

有机农业才刚起步, 农民却已老去或洗脚进城, 陈卫感受到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潜藏的危机。而百公里之遥的杭城人, 除了对生态食品的渴求, 乡村情结也愈来愈浓。

他想, 农村没有理由就此老去, 但要让农村留住农民, 首先必须让土地留住农民。于是, 他和伙伴萌发了创办“太阳公社”的想法, 牵起城里人和乡下人, 让各自需求完美对接。

在村两委的支持下, 公社以每年600元/亩的租金, 首期集体

流转村内300多亩田地, 租期15年。经过细致科学的规划, 和对农户发展规模的预判, 再反包给入社村民, 分别种植有机稻米、蔬菜和瓜果, 饲养禽畜或蜜蜂。

为加深村民对有机农业的认识, 在陈卫的推荐支持下, 村里还包车带大家去德清某有机农业公司参观了一番。此后, 有人举手加入, 有人静静观望, 老村长林建军说, 尽管态度不尽相同, 但土地流转得相当顺利。

转眼收获季已到, 陆洪翔的稻米已收割了数亩。公社规定,

以亩产600斤为界限, 以内部分按3元/斤回购, 超出部分按国家标准粮食收购价回购。陆洪翔掐指一算, 除去租金和成本, 今年种稻的收入近两万元。“收入可比去年净增1万元至1.5万元。”他说, 希望明年再种20亩, “当然, 公社发展得好才有机会。”

“看到土地的能量和农业的前景, 还有村庄的发展, 我相信他们的子女一定会回来加入公社。”陈卫说, 城市化的洪流中, 很多村落正在自然消亡, 但若太阳公社在, 双庙村应该就在。

公社●重构理想的人际

公社, 意味共同劳动、共同收获。但在太阳公社, 这个概念有着更为广阔的定义——生产社员+消费社员。

首批加入公社的30多名村民, 是生产社员, 他们的职责, 是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指导, 即不用农药、化肥、激素、抗生素及任何的转基因种子, 进行种植养殖生产, 当好“永续农业实践者”。但对太阳公社的名字, 所有社员都不陌生。

“搞集体时, 这里就是太阳公社, 第八生产队, 我是队里的农机手, 现在又成了公社的农

机手。”61岁的生产社员罗再峰, 此前已告别土地20多年, 但从镇里退休回来的他, 毫不犹豫加入了公社。他说, 很怀念过去集体劳作时的那种开心生活。

在机械化普遍代替人工的今天, 生产社员们依然找到了集体劳作的欢乐。水稻开播那几日, 10名社员打破各自承包田块的界限, 相互帮忙秧苗运送等农活, 很快完成了230亩田的播种, 欢笑声撒满了田间地头。

钱梅丽是首个加入公社的消费社员, 为此, 她需要支付

2.5万元/年的年费, 得到公社每周两次派送的12份蔬果、8个鸡蛋、3斤猪肉、5斤大米, 和每月派送的1只鸡、1只鸭, 一个四口之家70%至80%的食材需求量。

在朋友介绍下, 钱梅丽走进了太阳公社。作为孩子母亲, 她确实想找安全可靠的食材供应, 也想为孩子找到空气清新、河水清澈, 听得到蛙声蝉鸣的“后花园”。但最触动她, 让她决定加入公社的, 是村民的热情与笑脸。

“我看到, 迎面走来、擦肩

而过的, 都是村民朴素的笑脸, 很真实很温暖, 让人很放松。这是在城市里我们无法领略的。”钱梅丽说, 坐在电瓶车上参观村庄时, 她不自觉挥手, 大声向路过的村民招呼起来。

这或许又回到了陈卫寻找养猪地的那一时刻: “我更希望, 这里是一群勤劳淳朴的农民。”而正如日本“有机农业教父”藤田和芳所说的, 种菜和卖菜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看得见”的关系。要收获安全的食品, 最重要的是播种“信任”。

社区●共建理想的家园

做有机农业, 需要沉下心来。然而, 临安有个太阳公社的消息, 还是不经而走。最初让太阳公社出名的, 是那两间独特的猪舍和鸡棚。尤其是那张设计师、农民、施工者一起坐在“古怪”竹架屋顶上, 在温暖阳光下大声欢笑的定格影像, 更是瞬间融化了无数人的心。

猪舍鸡棚的设计者——1972年生的陈浩如, 是中国美院建筑系的客座副教授, 外籍华人设计师。对于中国自然村落的长期田野调查, 让他的设计观念产生了深刻变化。在帮公社建设设计猪舍、鸡棚和凉亭的过程中, 他大胆实践了自己的想法。

猪舍占地265平方米, 没用一根柱子, 也没浇筑水泥, 主要的材料, 就是村民就地砍来的竹子和山上采集的茅草。村中的老工匠, 因为懂得如何盖茅草顶, 被陈浩如请上了猪舍屋顶。在盖鸡棚时, 因为农妇罗姐的建

议, 他还增添了格子式的下蛋窝, 这让罗姐非常自豪。

“自然村落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阵地, 但这些年, 我们丢失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茅草屋顶这种工艺, 只有一位老工匠还会。”陈浩如说, 他想通过建造这种传统与现代结合, 且与自然共融共生的建筑, 让村民对家国有全新的认识: 农村有宝, 须接力传承。

当然, 陈卫想要做的更多。他希望, 有朝一日, 双庙村能成为城里人和乡下人都热爱的理想社区, 并成为中国大地上无数平凡山谷都能复制的模式。但在此之前, 他必须做更多的事, 以填平城乡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

太阳公社成立时, 曾许下承诺, 在与村庄结缘的15年里, 每年为村民办件实事, 通自来水、修建路灯, 或拓宽道路……总之, 只要村民没有异



就算只是一方小小的水塘, 也足以让城里客开怀大笑。

议。他也希望, 那些把这里当作“后花园”的消费社员, 能尽自己所能资助乡村建设, 让它变得更加舒适宜居。

乡村留住人, 仅靠硬件不行。最近, 陈卫一直在为“稻田学堂”寻找合适的校长。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 让城里娃和乡下娃, 既能在周末抓好学习, 又能撒欢奔跑在乡间, “拥有一个完美快乐的童年, 那才是理想的家园”。

当然, 其背后的商业雄心亦

不可小觑。“不同的商业业态都会进驻。朱伊坞是乡村, 也是城市, 是乡下人的, 也是城里人的。”陈卫说, 这种模式一旦成功, 那么复制100个太阳公社不难, 中国的三农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不久前, 陈浩如带着它的太阳公社建筑案例《自然建造》走进了北京设计周。不同的是, 案例用大段的描述来阐述建筑背后, 关于建设“太阳公社理想社区”的意义。“一切将不同于从前”, 这是他的结束语。



点点指尖, 回到老家
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官方微信平台